

舟山“群岛诗群”岱山采风作品选

海,与黄墙之间

□ 繆 韬

墙面的黄色收割到虔诚的目光,这时候
三炷香足以回报那仁慈的祝福
屋檐上的水滴,因沉湎于肃穆的吟诵不愿落下
我仰起头,嫉妒它时刻经历那种我迟迟未得的
宁静和沉寂

山下远处的沙,以及海水,我知道
曾经因我的抚摸而安定,那种亲近的喜悦
从我的手指漏下,散发着正午阳光的香
我张开双臂,面朝大海、沙滩
也转身面朝黄色的墙,像失落的孩子寻求慰藉

真的,我的文字在天空多年的阴影下而忧郁
我的双眼和脚步,太久被困于红色的信号灯
此时,那一半源自海浪的沙沙
一半源自半山的钟鸣
像是某个美人头上最初的花环
那是纯洁,那是彻悟

后沙洋看海

□ 厉 敏

现在,上午十点
面容在潮声里渐渐模糊
海不停地奔流
她还在寻找什么

我看见海是饥渴的
肌肉里充满动荡的液体
盐渗透于海的每一粒细胞
海的本质略呈咸涩

海的饥渴,从盐开始
从海成为海,开始
有容乃大。淡忘曾经的
清丽与蜿蜒

一切消融于一种色调
河流的记忆泛着盐花
犹如通行的方言
蔚蓝,即海饥渴的原因

双合石壁

□ 郑剑锋

创业者的手茧刻入石壁
层层剥落的光阴,使石壁
有了不同的时辰折痕
凿痕高于远方的大桥钢栏

海风滋养的苔藓
在石纹里辨识潮汛
采石人遗落的钢钎
正被野花慢慢翻译

我以游客身份,丈量石头
嬗变,放大了瞳仁
我听见自己的脉搏
在悬空的走廊与石壁同频

岩层深处,石匠撤离后的空
被另一种锤击填满

当海上长桥绕过最后一道岩棱
整座山开始向内生长期
那些被凿开的寂静
重新找到合拢的形状

在双合石壁,想起了那些石匠

□ 姚碧波

石壁的精美,是无法复制的
每一个凿痕里
都暗藏500多年的锤打和潮声

开山凿石,一锤一锤
石匠把自己敲进石头的青灰里
敲成一块块薄薄的石板

一座座山峰上的石头
在一代代石匠手中
像水从陡壁断崖一次次流下

刀削的山面,是石头的脊骨
那里留着指纹和汗水的盐晶
如同石壁一样,不会消亡

如今,石壁上一群石匠雕像
保持着锤击姿势,继续探寻
岩脉深处那道未曾凿开的裂纹

田园风光

□ 姚崎锋

起初是一片宽阔的田园
向日葵的幼株正酝酿向阳的笑脸
而尚未打理的草地上
翻飞着满目的白色蝶影
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仙侠之境

半田青社和风车屋
以及憨态可掬的卡通兔
勾连成闲适的乡村风情

辨识着一路的杂草野花
乡野童趣在脑海里闪烁
那个时候,我们都如此安详

此刻,请以田园的名义
放慢脚步,放松心情
去俯身聆听一棵微小植物的呼吸

石头记

□ 谷 频

多年前的夕阳,在此凝固成金
长长的石壁上驻扎着时间的马队
在双合村,每一座山都会沉淀出石头的价值
每一块石板的浮雕会传出古老的胎音
从暖色的光斑里凿出栈道
凿出几代石匠沐风栉雨的骨骼
就从久远的年代狩猎泥土最丰盈的部分

在风向偏西的登高处
挥起白色采石场的黄金大斧
像突然闯进大海的闪电
熟悉的两头洞倾刻呈现出
许多奇石怪洞的灵感
就让大自然的灵异来摆布这些
让石峰雄伟挺拔,石壁形如刀削
让石幔色彩缤纷,石潭清晰见底
当我们远观或近赏,双合石壁
都是岛屿一章壮丽的诗篇

我在半田青社遇到了蝴蝶

□ 俞跃辉

海风吹来,田地里飞来那么多蝴蝶
他们在这个交配季突然涌现
在向日葵上翩翩起舞

人们一批批赶赴这夏日的盛会
穿红戴绿,沐浴着阳光和海风
也许他们就是沙朴树、樟树,就是花朵和昆虫

这田地孕育了花生、西瓜、萝卜三宝
同创空间、艺术天地和草坪营地依次展开
还有篝火、音乐和梦想

鹿栏晴沙边,老百姓世代耕耘的沙质土地
也是大海咆哮抑或思念的家园
阿拉村里人,村外的人像蝴蝶飞舞

千尺

□ 李慧英

石匠并不知道
他们留下的坑、崖、壁
一次次衰老,死亡
又复活的植物,成了今天的样子
今天的石屋、石村、石里民宿
他们说,石头也有自己说不清的命运
还说流水千尺就有千尺的记忆
崖壁千尺,也有千尺的疤痕

海之书

□ 徐 行

漫步在鹿栏晴沙
海浪扑过来又退回去
像在反复翻一本
关于大海的书
退潮时
大海慢慢安静下来
它用整个夜晚
为自己重新造句

双合石语

□ 何伊娜

铁钎锤响岩层的心跳
那些曾经锋利的日子
楔进每一道穷苦直立的岩缝

北宋的凿痕长出青苔 乱石穿空
“两头洞”的悬水孤岛早已“双合”
采石人走了 掌心里的茧
一寸寸刻在五百年前的斧凿里
像雄浑的大江东去
把千古的风流留给矿坑
只希望 他们的后代不再抡锤

石壁静默 石头不语
海风翻动石阶的页码
宕口的碧水之上 “水滴石穿”
“鹊桥”的红绸代替了锺音
我们用镜头框住石头的呼吸
打开削壁层岩里沉睡的涛声
石桥 石峰 石潭 石廊 石洞
每道石痕都是生活的“海誓山盟”



缪佳祎 摄